



南江人的春节仪式感

□ 邹水

春节是我们中国人一年当中最重要最隆重的节日,也是承载着中国人最热烈情绪和最美好情感的文化载体。但身边许多人说现在的春节没有旧时春节那么隆重了,甚至对春节的态度,似乎有些淡漠。这主要是因为春节仪式感的缺失,古风逐渐消退了。

南江人过年本来是很有仪式感的,细致到每天干什么,这个大型仪式从腊月初八的“腊八节”就开始了,到过小年为止是筹备阶段,此阶段家家户户要作过年准备,诸如二十三,祭灶神;二十四,打扬尘;二十五,做豆腐……直到三十这一天,仪式感到达最顶峰。直至正月十五闹完元宵后,过年才告结束,南江地区还有句俗语“拜年拜到十五六,有酒有得肉”。今天我们挑选了南江人过年的几个小仪式,一起体验下南江人的年味。

年夜饭



虽然年味在不断地变化着,但永不会变的是亲情。一大家子人围坐在一张大桌边吃饭,虽有些挤,但这种温馨只有在过年才能感受得到。到了年夜饭,一家人,不论多忙,都围在桌子的周围。大家有说有笑,或调侃,或感慨,回顾着逝去的一年,展望着新的一年,每个人的脸上都充满着幸福与喜悦。

时间过得飞快,弹指间,我离开故乡已是35个春秋了,自成家立业后,每年春节都是回故乡过大年,每次都在父母、岳父母、兄弟姊妹家中吃年夜饭,这家吃到那家。我们家是大家庭,兄弟姊妹多,四代同堂,大大细细有30多人。我们家历来的老规矩,不管人多人少,吃年夜饭仅一桌,坐的坐、站的站,其热闹盛况空前。按传统习惯,除正月初一吃剩饭剩菜,初二初三,又要做两天饭菜。

记忆中,父母70多岁时还在为我们做年夜饭。有一年大年三十,大概是读中学的时候,那年冬天特别冷,河水冰冷刺骨。一早,母亲把一个新鲜猪肚交给我,要我

到河里去洗。那时候,猪肚炖汤是年夜饭桌上最好的菜,也是故乡大部分家庭年夜饭餐桌上必不可少的好菜。或许是第一次洗猪肚,抑或是河水太冰冷,我三下五除二就把猪肚洗完了。直到炖猪肚时,整个房间都充斥着一种猪粪味。至今提起那顿没有猪肚汤的年夜饭,一家人仍是莞尔。

“宁念家乡一杯土,不恋他乡万两金”。年夜饭的味道,亲情的味道,团圆的味道,回家的味道,即是年味。

辞岁

无论是哪一个年代的人,只要是土生土长在平江的人,童年时期都辞过岁。

辞岁是故乡平江地区春节的一道别样风景。小朋友在大年三十到邻舍、邻村、邻乡的人家中要吃东西,不管熟悉与否,急不可待的小朋友们,从黄昏时分开始,甚至是半下昼,就成群结队、走村过户到各家各户喊“辞岁呵!”所到之家的大人们就拿出家中最好的果子分发给她们。不少勤快的小朋友把包包、袋子装满后送回家中,又去没辞到的地方,大半个晚上在忙乎乎中跑来跑去,其收获自然会丰富。

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,辞岁时,手里拿着一个纸糊的小灯笼,辞到的果子



耍灯



南江人闹新春的节目有很多,主要有玩龙、舞狮、耍灯,其中最热闹、最有看头的是耍灯,耍灯又叫灯戏,在长寿龙门一带也比较流行。

相传宋仁宗大建清醮(请道士设场做法事),国人张

灯结彩,演戏奉神,所以叫作灯戏。平江得益于地处偏僻,受外来影响较小,故保留了大量唐宋古文化,灯戏即是其中之一。

每年新春佳节到来之时,民间临时组织起来的耍灯班子就敲锣打鼓,走家串户,进行以娱乐为目的的拜年、玩耍、贺春。耍灯贴近生活、使人开心,既为新春带来了喜庆又为生活增添了色彩。因此,花灯能长期吸引众多人的参与,也得以长期流传。

耍灯从正月初一晚上开始,要耍到元宵节晚上才结束,耍灯局限于晚上。一个耍灯班子一般由13人组成:2个唱角、2个拉二胡、3个锣鼓手、4个灯笼手、2个接封的。耍灯的唱角跟京剧有些类似,有丑、有旦。从前,旦角一般都是男扮女装,化浓妆着古装,现在也有女的扮演的;丑角是耍灯中的主要行当,丑角的语言插科打诨、行动滑稽诙谐,表演及其夸张、豪放,泥土气息浓厚,最受广大民众喜爱。丑、旦角以手巾、扇子、草帽等日用品为道具,边唱边舞,用本地语言演唱古今故事内容,或祝福或耍戏。

耍灯不仅为逐年淡化的春节仪式感增加了热闹、喜庆色彩,与此同时,也给耍灯人带来了一定的收入。耍灯班子中有两个接封的人,即是讨赏封的人。这两个人必须是脑瓜聪明灵活的、能说会道的,赏封拿得多少,与接封的很有关。赏封少了,接封人就会用各种吉利、喜庆言语“高升高升”,如:月月红(12、120元)、四季发财(40元)、五子登科(50元)、八仙过海(80元)、十全十美(100元)……在很大程度上,接封给的是“面子钱”,一般情况下,“发灯”人家的赏封是给的比较多的,少则四五百元,多则一两千元。“发灯”人家大部分是大老板,或是搬了新房、结婚、生子的,也有老人去世做了白喜事……目前南江地区的灯戏班子主要以昌江、石浆、马安、阜山等村为主,耍的最好的要数昌江、石浆,这是内、外行人士一致公认的。